

# 上金村与宁海党史

姜用标

1999年7月5日,正值宁海解放50周年之际,中共宁海县委、宁海县人民政府诞生地纪念碑亭,在岔路镇上金村隆重落成。

纪念碑亭为何在上金村落成?许多年轻人不明缘故,今略加解说。

1927年4月,宁海县党的组创人之一范金鏞,从县城转到岔路镇上金村,以敦本学堂教书身份作掩护,发展地下党员,开展革命斗争。范金鏞此番投靠上金妹夫家来做地下工作,敦本学堂又在上金地下党员姜舜音(国际问题专家张明养夫人)的私人住宅里。

据上金村第二任妇女主任王曲妹回忆,范金鏞属于严师,学生调皮捣蛋,会拿戒尺来惩罚。

宁海县第一任县委书记杨民奎时常到上金姑妈家以走亲戚为名,做地下工作。

上金村地处台州至明州(宁波)必经之大路,民风古朴。艰辛的岁月,铸就了上金村先辈百折不挠、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上金村成为宁海县委、宁海县人民政府诞生地,有一个过程。

1927年4月,在范金鏞领导下,上金村组织农会,实行减租减息,并发展党的组织。积极跟随范金鏞的党员有姜昌明、王项富等,从外地转入上金的党员有姜启璋、

姜舜音、范希纯、方惠文(系范金鏞妻子)4人,共有党员30多人。

1927年6月,宁海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上金村成立。姜昌明为第一任支部书记。

1928年3月,范金鏞组建中共西南区上金区委。据王曲妹回忆:地下党开会时间一般定在后半夜,地点临时决定,多数在敦本学堂旧址、上金祠堂、黄沙坛等地方秘密开会。开会成员也是临时通知的,但不会将所有人员集中一起开会。

1928年5月26日,亭旁起义枪声响起,上金支部两次组织农民增援,有力地配合了暴动。

1949年4月11日至16日,在岔路干坑村召开宁海西南区农代会,成立宁海西南区农民协会和宁海县农协筹备会,并举行阅兵和示威。人们把这次会议称作“干坑会议”。

当时宁海伪政府以清党为名,纠集地方武装对革命力量进行疯狂镇压,革命力量暂时处于低落状态。范金鏞在上金村党支部的全力帮助下,离开上金出走。离开上金之前,将心爱的《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俄国郭列夫著,瞿秋白译注)等马列著作赠送给姜启虎,目前已发现还有一本。范经党中央向警予介绍,由帅孟奇领队去苏联中国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学习。在校期间,因反对以王明为首的错误路线,被苏联当局流放到西伯利亚劳改,直到1952年才平反。

1955年回国时已成瘫痪病人,1956年在北京病故,葬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央组织部为之立墓碑,中央组织部以及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帅孟奇献了花圈。据姜用标讲:舅公范金鏞归国后身体一直不太好,非常想见周总理一面,在接到通知周恩来要来看他时,因兴奋突发脑溢血,于接见前一天病故。

2013年10月13日重阳节,范金鏞外甥姜文樵(85岁高龄,地下工作时化名林毅)在上金村祠堂以亲身经历介绍:1949年3月成立上金村农会,开展减租减息、消灭剥削等革命斗争,为巩固浙东根据地做了大量工作。同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军61师抵达上金村,与宁海地方部队会合。部队办公室设在上金三层楼。1949年6月30日至7月4日下午,百余人参加的中共新工委党政军大会在上金村祠堂召开,第七办事处在上金公布宁海解放入城政策和人民政府组成名单,根据中共浙江六地委(台州)的决定,正式成立宁海县委员会和宁海县人民政府,杨民奎任县委书记,委员董先林(兼县长)、李笑海(组织部长兼副县长、公安局长)、李黎(宣传部长)、李辉(民运部长)。同时成立各区委委和区政府,分西南区、东区、北区、城关区四区,增设县警卫队。61师师长胡炜、政委王静敏在前童与地方党委杨民奎等联合召开紧急军事会

议,并部署了解放宁海的具体计划。7月4日晚饭后部队向县城进发。7月5日,解放宁海。然而在解放军出发前,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安徽籍南下干部李笑海,年龄约30来岁,因天热,饭后在上金村前黄沙潭洗澡,发生溺水身亡事件。县领导决定留下林毅负责寻找尸体及善后工作……

王曲妹回忆说:部队纪律非常严明,从不向百姓索要东西,也不打扰百姓。部队战马多数吊在道地廊檐下休养。战斗人员分散住在农户家。因天热,大部分人员晚上只借用农户门板睡觉,很早起床后就将领门板安装回去。姜建礼说其父亲非常喜好胡琴,当年曾经扯下几根马尾巴长毛,制作了一把胡琴,高兴了好几天。这把手工胡琴还保存着,是当年有战马的实物见证。

李笑海烈士安葬在上金村后门山。宁海县跃龙烈士陵园建成后,移葬到跃龙烈士陵园。

李笑海溺水身亡事件,演变成日后杨民奎、董先林、李辉、李黎等先后调离领导岗位的导火线,文革时期更牵涉到四五百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平反。李笑海溺水身亡事件的见证人、时任县警卫队政治指导员的王艾村,有《关于李笑海之死》发表于《宁海党史》1999年第一期。

**【红色档案】**

**【老照片】**



红卫桥于2013年被“菲特”台风所毁

## 落魄桥与送命岭

岔路镇上金村曾有两个令人胆颤心惊的古地名:落魄桥与送命岭。这是解放前对白溪渡及松门岭的俗称。落魄桥原为木桥,屢被山洪冲毁,1967年改建为水泥结构的红卫桥,2013年10月7日又被“菲特”风雨所毁;2016年新建“上金国际A号大桥”。送命岭即松门岭,解放前有强盗出没,时有过路客商命丧此地;现已成宁海山地越野线路(徐震客古道)一段,笑迎天下游客。(通讯员 姜用标 摄)



刊头题字:杨富象

## 李涵夫禁毒禁赌

薛家柱

遵照孔庸思路,李涵夫来宁海履职不到三天就公布了《宁海县政府民字第一号布告》,严厉禁烟禁赌(见1933年10月8日《宁海民报》)。全文摘要如下:“……鸦片为毒人之物,赌博实淫盗之媒。染此恶习,小则害在个人,大则祸延社会,影响所及,莫可究诘……务望父诏其子,兄戒其弟,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倘再甘心违犯,一经查报,定为严拿解究,不稍瞻徇,勿谓言之不预也,特此布告,县长李涵夫。”

10月5日,李县长主持召开声势浩大的全县禁烟会议,出席者有各机关团体代表,各区长,各局局长,各乡、镇长及群众代表等,决定全县动员,加强宣传,努力督禁,以便在最短时间肃清本县烟毒。县成立“禁烟委员会”,各乡镇设立分会。并在县城设立戒烟所,公安局长任所长,邑绅华子英为具体负责,聘任上海返乡蔡麟荪女士担任所内医师,另有看护若干。鼓励烟民自行来所投戒,可享受食宿减免。如接通知不自行来戒者,派警士押来所强制硬戒,食宿不得减免。戒烟所自10月8日开办,至同年12月底,共计来所戒烟者为228人,其中戒绝者211人,还有15人留所待戒(1934年元旦《宁海民报》)。同时奖励各乡镇支持戒烟好人好事,如前童村民童宏曹将自家道地辟为戒烟所,免费提供来投戒者食宿。李县长得悉后,亲题赠“急公好义”匾额以示褒奖。此院由此得名“好义堂”,今李县长匾额仍高悬在堂前,经过二年努力,宁海烟民逐渐减少。

但仍有烟贩唯利是图,铤而走险。有的是地方上有财有势者,根本

视布告不作一回事,有的偏僻山陬海隅,不知李县长查禁之严厉,仍我行我素,置之罔闻。如木峰乡乡长褚程,贩制鸦片制品红丸,李县长得人密报,派公安局长陈志夫、基干队长倪侠男亲往搜查,人赃俱获,嗣经县府录案呈报第四行政督察区专署,处以死刑,1935年6月6日在南门外校场枪决,观者人山人海,途为之塞。高视(时属宁海县)黄罗村地处高山,村民郑明树仍在私种烟苗,查实后亦被判处死刑。而对长街第一派出所巡官李若豪收受贿赂庇护贩毒犯一案群众尤为关注,至今记忆犹深。

李若豪系李涵夫堂兄之子,跟随李涵夫来宁海任职,年轻勇敢,以缉私抓捕海盗出名。然在抓获毒贩徐先庚后,名节不保,收受副镇长之子王某(姑随其名,系徐犯之友)的贿赂,谎报案件,避重就轻,大事化小,使徐得以具保释归。而徐归家后次日即雇船全家远逃。李县长据镇公所密报,震怒万分。当夜十一时,亲率刑警直奔长街,次日将所有人犯,除逃脱外全部拿获。当第二天记者采访李县长时,他直言不讳地说:“……此次发生如此严重事件,用人不明之咎,本人百喙莫辞,本案依法办理,自不待言。惟本人对于宁海人民,深觉惭愧抱歉”。(1935年6月21日《宁海民报》)。次日,下令撤除李若豪巡官一职,三天后连同一干人犯及供词赃物等解送第四行政督察区公署办事处审讯。李涵夫再三去电要求判处李若豪死刑,以谢宁海百姓。经专员办事处追加讯问,事实清楚,李并非贩毒主犯,且曾屡次立功,按法不构成死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罚洋3000元。其他同案犯各徒徒刑罚金

等,此案遂告一段落。县人无不为李县长不徇私情,勇于承担用人不当之责的精神感动,威望日益提高。

禁赌与禁烟同时进行。公安局每日派警士去各乡镇巡视,并安放赌具赌资外,凡为首做“庄家”的一律拘役并处以罚金,一般赌徒交保释放,事例不胜凡例,仅记民间流传李县长扞赌轶事二则。

松溪乡某村,赌风尤烈。赌徒从四乡赶来,每晚众多院落人满为患。李县长据报后,某晚深夜亲率四十名警察,直奔该村。尽管夜深,汽灯高悬,赌徒仍吆三喝四,热闹非常。警士将事先已侦探好的院落团团围住,将所有赌徒一网打尽,集中到村前晒场。李县长叫人将乡保长传来,一人一个耳光,严厉斥责,当即就撤了正副乡长及多名保长的职务,同时将十几张八仙桌连同赌具高高堆起焚烧,火光冲天,红遍一角,各相邻村庄都能看到。并将所有赌徒带回公安局关了一夜。第二天,每个赌徒被打三下手心(称之为“掌戒”),李县长亲自训话,若下次再犯,处罚从严,各罚洋三元交保释放。

另有西垫(店)某乡一保长家,经常聚赌。然该保长声誉尚好,李县长早有所闻。1936年正月初四,天雨雪。按照惯例,初一至初三全是休息时期,无人去干涉。那天保长家来了很多熟客,提出要“打牌九”,保长明知赌博犯法,心想这样的下雪天,总不会有人来会来扞赌,就同意乐一下。想不到尚未开几局,门外有自行车铃声。打开大门,众人呆了,李县长披一件破雨衣,全身淋湿,自行车满是泥浆,被柯个正着。该保长连忙泡糖水,说好话,迎县长到堂前烘火

取暖,愿意甘心受罚。李县长说你身为一保之长,无视县府禁令,知法犯法,本当重罚,念你平常做好事多多,善得民心,且能认错改过。就罚你独资将进村道路用石板铺好,我下次还要来,如发现仍有赌博之事,休怪我手下无情。说完就跳上这破自行车消失在雪中,桌上的糖浆还未凉。保长和客人无不为之感动。天一晴,大家出钱出力,很快将这条进村路铺好,还修了一座桥,路和桥至今仍然保存完好。

“打花会”为又一变相赌博,且附有神鬼迷信活动,更加蛊惑民心,投入大量钱财,尤其是农村妇女,每天露宿荒野祈梦,不但每户家底耗尽钱财,还影响社会风气。李县长竭力禁止。凡聚众做花会的“筒主”一律要拘役,重则判刑。开创了宁海严禁“花会”的先例,由此始,“打花会”逐渐得到遏止。

1936年6月3日,是林则徐禁烟纪念日,县政府在县前广场召开禁烟纪念大会。出席有各机关代表30多人,民众参加者约千余人。会场右侧陈列了1933年至此县法院搜缴查获的烟土、烟赌具193宗。李县长首先讲话,扼要讲了林则徐禁烟历史,重申现行禁烟赌法令,并表示自己今后禁烟禁赌的决心,接着各界代表表态发言,最后法院院长朱成復、邀请李县长及各法团代表监视,将所有的毒品、烟赌具逐一清点,核对准确,在广场上焚烧。一时城乡禁毒禁赌风气为之高涨,烟赌之陋习得到有效禁止和控制。

**【名人轶事】**

## 葛玄在宁海炼丹种茶考

童铁策

宋《嘉定赤城志》载:初,玄炼丹宁和山中,为鬼物窃去,遂徙此,后隐天台……今梁皇山下尚有桐柏里,旁有仙人里,且多葛姓,盖玄之苗裔。

宁和山即古宁海亭旁,“遂徙此”实为梁皇山。后葛玄隐居天台,上华顶山,进临海盖竹山,回天台桐柏山。这是葛玄植茶的行迹。

佛教《大藏经》述:汉光和二年(179),刘君降天台山名山之侧,东流水上即梁皇山,以大洞灵宝、三灵感应篇等38部经授仙人葛玄(164—244),此时玄15岁。

15岁前在宁和山,《赤城志》载葛玄“遂徙此”是到梁皇山等地植茶炼丹50多年,把子孙也留在梁皇山下的平原上。

葛玄75岁到华顶山植茶,80岁仙逝。在华顶、盖竹等山及其他地方只有5年时间。《大藏经》等记载:葛玄炼丹宁和山不成,到梁皇山时15岁,后隐居天台已75岁,那么在梁皇山炼丹要早于华顶山,盖竹山50多年。一般来说,青壮年精力充沛,多有创举,是事业的顶峰。50余年后至华顶山、盖竹山已是耄耋之年,心有余力不足,仅过5年就仙逝了。葛玄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奉献在宁海,在梁皇山就有50多年。葛玄炼丹宁和山“为鬼物窃去”,是说年纪尚小,经验不足,直到梁皇山炼丹种茶才成功,是因为他积累了经验,改进了方法。

葛玄卒后,葛洪出生,祖孙俩无缘见面。但因葛玄与郑隐、郑隐与葛洪三人之间有祖孙、师徒双重关系,又继承了历代道教成就,从而为道教学说奠定了基础。

葛洪是葛玄的第一传承人,自己谓“小仙翁”,因其爷爷葛玄称“太极仙翁”。葛玄的“仙翁”尊称,不仅台州而是全国通行,是当时人们的既成称呼,连三国吴王也不例外。葛洪僧师父郑隐修道足迹遍布丹丘、梁皇山等台州诸山,又仿效葛玄在梁皇山赤岩茶区(学士坪、茶园、花园)结庐修道、合药炼丹,持续三代人近百年,至今仍在

## 胡陈鲍氏溯源

鲍英清

周朝初年,周武王分封前代圣贤的后人,其中大禹的后人敬叔公在齐国当大夫,因有功,齐侯把鲍城(现山东历城县东部)封给他,因以为姓。故鲍氏为大禹正脉,敬叔公于公元前728年生一子叫鲍叔牙,所以后人奉鲍叔牙为鲍姓始祖。

钱文忠教授曾言:鲍姓子孙分居全国各地,最多是浙江省,要占全国鲍姓总数的15%,大部分居于宁波、温州、台州、金华等地。

我鲍姓人口多集居在胡陈乡,素有“十里胡陈鲍”之称。县志记载:“胡陈庄十村九鲍,均是朝瑞公后裔,户口繁衍遂成宁海望族。”除此,长街的城塘、岳井、伍山、龙浦以及城关等地也分居不少鲍氏族人。这些鲍氏宗亲来自天台无疑,但到底是哪一村?众说不一,有说“山头鲍”,有说“溪头鲍”。去年全国鲍氏宗亲研讨会在天台召开,我有幸在天台县三合镇下涧溪看到鲍氏族谱(清乾隆年间修),得知胡陈鲍来自天台下涧溪,是溪头鲍。不过与山头鲍都是世德公子孙,系亲兄弟。

1240年,溪头鲍氏族人朝瑞公带队到胡陈龙头里(今日的胡陈二房)定居创业。这就是今天胡陈鲍的第一世太公——朝瑞公。

朝瑞公迁到胡陈,至今历773年。如今鲍氏集居地腾达村是市级全面小康村,胡陈村是县级全面小康村。他们视村民为一家人,翔凤头村90%是鲍氏,前几年新建祠堂,为使全体村民都能享用,在大门上不写“鲍氏宗祠”,而书“翔凤头祠堂”。鲍氏这一举措深得村民夸赞。

随着鲍氏子孙日益壮大,迁徙到外地去发展的也不断增多。响岩的延安公,明末先到象山丹城,后到福建省三洋县定居,繁衍生息,到今第15世孙已问世。

本世纪初,福建来了4位子孙代表到响岩寻根访祖,查到了直系太公。时隔一年,响岩、胡陈的鲍斯康、培根、英曹等族人前去福建回访,受到那边宗亲的热情接待。

子孙迁往他地居住历来都有,翔凤头三房迁到城塘,响岩迁往象山肖

玄、洪后裔口中流传。

处于深山冷沓的赤岩茶区,有大洪山学士坪、花园,有古石墙、茅庐等,尚待我们去发掘、研究。

在气温、土质、雨水等条件适宜之处,种植茶树应是水到渠成之事。能称园、圃的,含有人工种植的意思,有别于野生茶树自然生长。赤岩后山,今日仍称之“茶园”。宁海县志载古时赤岩贡茶,“骨重耐泡,嫩绿香郁”,就指此处。

花园:地处赤岩茶区西边山顶。700米高山哪来花园之名?旧传花园就是葛玄与其孙辈葛洪植的茶地。葛玄最早在梁皇山开垦种茶。茶花盛开之时,有如花园,遂有花园之名。

茅棚旧址:旧传葛玄在梁皇寺所造的结庐旧址,地方不大,现石墙、基石都在,与赤岩后山的茶园紧挨着。

道人坟墓:是历代埋葬梁皇山植茶炼丹修道之士的,现还有多座。

赤岩庙:赤岩往西300米处有一间石砌的小庙,谓赤岩庙,内塑葛玄、葛洪像。千年奉祭,流传至今。宁海解放初期,地图上还标有此地名。

礼斗坛:为一楔形土台,锐角直指西方,晚上星斗满天的时候,正好对住太白金星。是古代道士观察星体运动、计算历法的天文台。道教有拜北斗七星的传统,礼斗坛印证了这一传统。

卧龙坛:在茅棚旧址前方150米处。茅棚旧址前方有山脊岗头,弯曲逶迤数百米,站在旧址看去,恰如一条卧龙。

学士坪:在大洪山,葛洪《肘后要急方》曾记述学士坪自然生长青蒿,村人晒干用于驱蚊。

桐柏宫:梁皇山有里外辽村,村边留有桐柏宫遗迹石头墙屋。在宁海的天台山,人们称之为东天台山,古时道教神仙学说盛行,东天台山又称桐柏山。据晋干宝《搜神记》,葛玄是道教天台派与桐柏山神仙学说创始人,由于葛玄居于桐柏山(今梁皇山)炼丹植茶,故里外辽自然村有桐柏宫遗迹留存。

**【有此一说】**

胡,胡陈迁往象山丁岙、樟岙等。这些鲍氏后裔,虽人居他地,但从没忘记祖宗,每年清明日都有子孙来朝瑞公墓前祭拜。

三房的良君公在明朝后期从胡陈去象山西周,后娶周氏为妻,至今400多年了,第15代“刚”字辈孙也已问世。象山西周鲍家已有族人400多,在家的为当地经济建设尽力,外出经商、求学深造的也不乏其人,在美国、加拿大的博士、研究生有好几位,在广州、北京、上海等地的企业家、学者也不少。这些人目前虽身居异国他乡,但都能反哺家乡。

说到西周鲍家,今年已91岁的再春叔不可不说。他在村里担任党支部书记20多年,都称他“老书记”,任职时,处处为民着想。许多老人对我说:“像再春哥这样的好干部不多的!”但愿他健康长寿。

在漫长的岁月中,胡陈鲍氏重德行事,晴耕雨读,淳朴为人。但由于生活条件艰苦,影响了文化教育,很少出名人居。民国年间的鲍雅先算是一位远近闻名的诗人。

民国年间翔凤头村民曾组成狮子队,其中鲍永当“铁臂老本”闻名四乡,至今人们还在传颂他的接骨医术以及超人的臂力。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离世,享年八十有九。

说起永当伯的臂力,还有两个小故事。他儿子早逝,当时孙子还在襁褓中。他个子矮小,要挑两只粪桶上山施肥,非常不便,索性就用两手,掣起二桶粪上山了,人们看到真是呆了。

有一年的元宵节,岳井村民请翔凤头狮子队去助兴,队员们中饭后就起程,他因家事夜饭吃了出门。当他走到岳井,表演早已开始,观看的人围得水泄不通。他要进场表演,已无缝可进,只得平行伸出两手,推开人群,把人们挤得颠三倒四。他一进场就打了两路棒,顿时喝彩声响彻广场,当时被挤倒的人们,也不再抱怨。

胡陈鲍氏从天台迁来700多年了,长期来子孙听从祖训,坚持爱国爱乡,事业有成,今天25代孙也已问世。

**【风土人情】**